



山愛人卷

像一草





新鐫仙媛紀事第八

錢唐雒衡山人楊爾曾輯

至道之精無形無名竺乾瀾之震丹隄之流逸派
踈世名三之與媾為闔孰知其非超一函三惟我
大師作曇陽大師傳

曇陽子

曇陽子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聖師朱
真君所命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是為荆

石先生母曰朱淋人始朱淋人夢月輪墜於牀而孕
故難產前者幾圻副意憂之而一日侍姑吳淋人語
而立生甚易且無血也宗黨乃賀學士而學士甫捷
應天解以師當桂祥遂名之曰桂時嘉靖戊午十一
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既彌月所致乳母病絕乳凡
三易輒三病絕乳而又苦瘍疥晝夜啼膚色黃堦學
士及朱淋人不甚憐愛之有請字者輒不許曰是尚
未卜吾女敢卜婦而最後始許今叅議徐君廷裸之

子景韶師五歲為兒戲輒剪紙作小幅寫若觀世音
大士像者鑿而設膜拜焉旦醒從被中拈豆數誦彌
陀百餘聲而後起遂為常又時、拜天地嘯嚙喉吻
間耳之則為父母祝釐者乃始稍奇之令就內傅所
受孝經小學未終篇輒罷去學士既宦遊燕中以師
後一日忽橐其所授經曰此豈女子所繇功業耶於
是稍就女紅然亦不肯竟學朱淋人諷之竟卒弗竟
也而時、閉門隱几獨坐若有思者時萬曆之甲戌

師年十七矣徐君所使使自浙來謀置幣學士業已
趣具裝嫁且辦而師乃灑掃淨室奉所携觀世音像
稽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受戒充弟子朱泚人大驚曰
咄、何物女作何態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死耳朱
泚人益驚曰吾不曉若語第曉歲月間為徐郎婦將
遂負之耶師默不應已而歎曰嗟乎豈彼負哉彼固
無我緣也朱泚人亦不敢詰而介弟衡少於師三歲
一夕從之嬉而師偶以石擊地鏗有聲怪而躡之聲

鉉、與履應益勁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礎間自是
光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囷若輕雲或欬閃若電
或散噴若墜宿或騰起若炬或晶白若凝霰或青紫
若靺鞨惟衡與一二齷女亦覩之以白學士曰姊所
居怕爾得冰珠寶氣耶學士戒勿泄而陰伺之具如
衡語又旬餘師忽戒左右毋進飯飯吾吾不饑也學
士憫而強之飯則吐乃別進諸果餌則又吐果唯進
少許鮮棗桃杏取汁液耳學士念不食久以為疾而

召醫脉之師咲曰女故無疾女所以不飯者夜夢一
上真美麗冰恒冠七梁冠躡繡履扶五色雲下凭几
坐撫白玉琴而無絃左侍一女冠綠衣垂髻者狀略
如之年可三十而少右侍一媪衣褐色冒絮年可七
十而老少者指中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指老者
曰此而導師偶霰嬰也余則朱真君大士熟視女而
哂頷偶師焚香香裊裊縷烟成篆書善字真君謂女
速吸之可却食證聖矣自是醒而所繇以不飯也女

何疾學士乃與朱琳人稍稍聽師意而自是真君與
偶師一再夕輒至大士亦數夕至皆於危坐時見之
以為夢則境甚真以為真小不類大士始色莊已而
莊稍解間有所指授而真君則摩頂慰引款暱媿
時出機語相聞得一捷會即嘖、歎賞而稍涉擬議
未出口已譙讓隨之曰道在汝卜度耶一夕夢真君
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而能臆之且書
之以語學士曰是道經也而禪語居三月徐景韶病

死其家以訃來朱泚人匿而謂師曰若言徐郎無緣者何也師不應手書一囚字示之朱泚人為解曰人也而四周之得無幽且死乎師乃愀然曰死久矣朱泚人為發訃師蓬跣而哭三日出其橐則有成製縞服草履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郎身也念父母不獲死且當為徐郎稱未亡人學士謬難之曰若豈已婦於徐而未亡人為師曰父謂不食祿者不王臣耶則日者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哭臨成服

也學士不能答而師苦節愈甚諸真又以不時至朱泚人意不懌陰灑猪狗血牀薦間冀以禳却之師乃謂學士真君有言吾曹非可禳却者且以節義成女名寧弔詭也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榮數百武豆麥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言祥如燕中不能稻何一夕而稻生即芄然穎俄而並實師乃手按之以施烏雀會有詔議祀故新建伯王守仁學宮學士當屬議乃具草曰夫夫霸儒也陰事禪而外攻

之不宜祀草成而師見之曰父以王氏學非耶則可
而以朱氏關王氏則不可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
學士為削草而陰怪師何所得二氏學既遷國子祭
酒師乃請別築一土室居之適廨偏一古槐滴如血
師過而祝焉即止尋長至大雪師潔淨若有待者俄
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羣真從之其上體極明了而下
皆為白雲擁蔽不可辨朱真君手拂師髻抄雪取金
剛經為訂句讀解釋疑義移咎乃去學士聞而掩之

無有也其餘紅猶施庭雪若染者蓋自是多晝見矣
又一日學士晨起若警歎者覘其室門有光大於鉦
殷赤閃々似初日又似紫金在鎔芒穎百千道燦爛
注射不可正視聲絕光亦隱其夕師夢謁大士畢集
於諸真所凡坐而冠帔者十人首坐則蘇元君也貌
僅可二十許玉瑩絕世見即呼師為小弟子真君坐
第四偶師最老而坐最居末自是元君亦微有所指
授然默而寡咲容不若真君優詳家人母子也一日

學士率然語師道果不食而已耶柰何詭跡以憂若
父母師曰吾父言之善命進白飯粥亦時噉齋菜第
母令雜鹽醢耳居月餘而學士之父母封詹事公與
吳泚人來封公謂曰聞若久不食今乃食耶如初志
何師曰大父言之亦善遂復却食而所進桃杏汁液
亦加少夜則真君袖仙果啖之果圓長可二寸青黃
色亦具小核無皮滓輕滑如夕露而特甘不可名質
也師自是每入定即見真君與大士元君及諸真來

一切歛容正念不為起以告學士學士尤之曰彼不
責我慢乎曰不我責也夫何知泚試我我一起而魔
境之矣於是諸真來益數而稍以魔事試師嘗夢
之曠野則有嬾妝而偶坐手簿書其標曰相思師念
此非邪也耶叱使去忽復一孩童見凌輔且屬師極
力擠之故俄而介者來露刃誦曰柰何傷吾兒從吾
婚則生不者立斷汝頸師即引頸受刃欲下而真君
至大咲遂蘇一夕少年衣冠者前通刺曰余徐生也

念夫人以我故過自苦特來相慰响師正色對曰吾
自守吾志耳寧為情守喑而它鬼耶則速滅果徐子
耶歸而待我異日之魄於墓少季乃愧謝去最後一
羽衣星冠者歎息謂師 癡女子天下寧有仙人若
前後所覩皆狐魅耳久之能令人死師嘿不應則又
曰吾哀若命等菌露而欲救若今為若復故食媿膚
媿鬢以窮世法娛何似師復不應道士忽不見而真
君與偶師皆在偏撫掌曰婁試子婁過矣挾其神謁

大士而覲所謂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佳否曰佳
亦愛之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謝曰聞之
師所授經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此界者色
也是以弗愛也大士稱善相屬真君為之喜動眉宇
出而遇大神關將軍趨拜之將軍止拜稱王貞姑曰
賢哉幸自愛其請得効力師每謂將軍故髯而美姿
觀白皙色微醺其乘馬亦白世所圖不盡爾也尋學
士自國子長官察而封公偕吳洲人復來視念邸中

盜因而外生得失遂携師歸屬徐生已葬念欲往視
恐不得請屬爰辭百餘言使保媪酹而焚之墓師故
寡言自其婦而與諸姑姊輩處益務為韜默亦不便
習苛禮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時時諷誦金剛楞
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隙若注者且周歲忽謂其弟
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出與諸姑姊
輩狎委曲周詳時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懽甚然
內不無少疑其怠即吳泚人亦疑之謂曰汝習靜久

今逐種々相得無亂性乎師曰習事以鍊性不聞亂
性也夫靜自女習之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也為
境攝則頑空也吳泚人異其答然卒莫曉所謂久之
師忽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氣融々
周五臟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丸外類輕
紗殼色正赤黃居怕置下丹田時有所升降間出之
掌煜然吐光彩自是水火絕不復進諸果矣而學士
業予告偕朱泚人歸師驟得父母喜甚旦夕修問安

刺絰繡織勤於他姊妹逢迎約略如常時僅不食而已朱泚人撫且請之曰若嚮者謂了生死此為了不耶師咲曰徐之以了日還母明年正月為己卯間日燕居深坐若有憂者學士怪問之師曰兒神乍一出而恟恍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者鬼趣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俱徹如負吾師何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槩而心慕之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雖然神欲出而尼

之離舍不易也神已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其機在吾子學士歸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始守兒兒目光下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歛此神出也慎毋令家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俟及酉而空中泠然若磬聲師已醒矣咲謂學士兒幸無它頃刻殆數百千里山川草木龍蛇鳥獸之寓目者種々矣而皆吾身中神也今者內觀則萬象固森然也夫度此關而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哉會學

仙姑傳卷八
士病痢瀉劇師手一杯水而飲之良已乃謂學士閉
關期至矣別而登樓學士急與朱泚人尾之不及若
有重閉者叩不復應乃痛哭返自是聲歎絕矣凡三
月忽下一赫蹏示學士曰兒今所出者陽神也問何
以驗之曰無難也明日學士晨之所居書室啓鐫而
案頭有米麵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墨書其偏
曰燾貞子神出東南方至此學士乃益心伏而會所
從女奴聞中庭履聲以白學士急抉門隙窺師衣黃

衣從樓上下倏忽若飛鳥遙問師何竒乃爾師答曰
兒鍊形久且輕矣鶩斯決不過尋丈不為竒也學士
喜乃固請啓關欲一見師報札云兒非不憶父母以
鍊形故稍改異恐見而驚耳無已請俟於門遂下樓
啓拒木復從窓騰入學士迫之猶露衣裾尺許頽咲
曰見矣何欲速為已而盡露其面作黃金色芒彩掩
映丹脣如爛椹首挽雙髻稍一談所得已拈一栢枝
擲學士曰以此汲井飲之其井故師所選地暑以已

學士痢者也學士時復苦脾疾而天大寒口瑟縮不能受師曰姑盡之遂盡之缶可受五升許腹溫然煖也已而氣體怵然乃悉汲以飲大父母及母而屬歲且除師以一札白學士曰兒神欲少出出將以有為毋令外人及鷄犬近我樓計數日當返返則以鈴聲為驗居數日鈴聲起空際則神返矣時庚辰朔之又二日也學士問所以出曰聖師真君指也更窮之則曰冰久當自見其又二日間語學士曰可之王某所

而詰之前三日門戟有所獲否蓋是時猶稱世貞別號云學士以語世貞止獲也歸而告師師乃歎曰此子緣小闕未遂際耶雖然不而遺也又一日而西關之候人以片紙來其題蹟云曇陽子列仙到驗知為師蹟也又四日學士遊於圃而獲小黃紙啓封則有琥珀數珠一署其紙曰孤峰奇遇古月重逢以問師師曰吾所貽比丘隆魁者也隆魁蓋多習內典精戒律時為學士閱華嚴藏而又四日為上元有優婆夷

叩閣言元旦起禮佛而瞥見一女子投之小黃紙中不知何物學士為戲封則亦琥珀數珠也其紙署云二十年来一夢元宵得遇主人遂宿之樓之下媪老矣夕怕坐脇不沾席坐至丙夜而覩赤光如初日學士大奇之謂此優婆夷者殆得真空觀以詫師師笑曰不然是媪坐溪而兒以宗戒二字朱書題領又以花果納之袖而了不覺所謂頑空非真空也吾力僅使之死不流隨耳明日世貞甫蓐食一媪齋甌水絲

繚踵門請謁曰五鼓之廟所而若有阜衣人手二物謂與我貽王中丞必面之不者且禍汝語畢忽不見余心知所謂即飲水醮而篋繚供淨室其次日質明以告學士望師所居閣再拜謝其又五日漏盡一更孺子來致黃冠下有髮紒承之曰昏時之飛雲橋憇而有褐色衣媪以屬我曰若可西叩王中丞第而授之我不識中丞第而識侍郎之後者與偕來不佞再拜視冠之梁有細字云霽媪追環其下云曇陽子迺

知授冠孺子者偶師也質明復視其裏綴黃絹數寸
裹黃紙一銀環一紙作小楷七十字中亦有古月孤
峰語而銀環之約邃矣舍人子外居者見之而驚曰
一直兵於門戟得黃冠授我我惡弗收也呼兵則立
至得冠與環具如之而字稍羸四五微亦有改易者
義則無易也於是知所謂追環者追所失環也師乃
謂學士曰我言不而遺果然今乃併得二環故有指
哉世貞復之學士所裁啟以謝而止何師有報言滿

一紙汲引慰借出之苦海迷途而婉導之自是往復
皆繇學士不假神力矣學士之傾注師甚師首言於
朱真君度之而家人中外不能無少疑且以學士旦
夕當大拜柰何忽忘此而攻淼茫之教日亭午忽有
黃衣踰躡舞樓之脊者俄小踊而上去脊二丈許復
下家人覩之已而其間左右覩之知為師也乃稍伏
而學士徐風師曷不少湛晦師曰兒固知之夫豈不
欲匿光景以夷希進大道也願家世富貴又女身不

得不以跡誨淺知者且吾所苦心為二大人白業地
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學士曰審爾胡弗少待以
合形神妙而齟、狗竇異世事乎師曰兒亦念之願
闌闌非圓滿所雖然吾姑示解耳不作狗竇出入也
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乃能使人見若所
出者陽神也即不靳使我暨大父母母見之乎師曰
可學士乃埽二室其一居封公而身以子衡從其一
居吳泚人以朱泚人及子衡婦從夜扃之仍錮其隙

少時風肅然則師至榻扃夢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
路已徘徊几案問久之乃去而吳泚人所居室其語
亦如封公比爇燭視几上各有玉筮篆書真言三紙
以犀象盒鎮之語秘不傳然多勸行善積慶意也學
士復謂師此但聲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請具燭師曰
何必燭也具戒學士朱泚人宿如前至夜半復來口
吐着電俄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擁人影不甚辨
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學士識此光乎法身

中真火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一反
求苟有求兒得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師又
曰若欲一接聖師及列真乎學士則又大喜曰幸甚
師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拊門隙屏
息以俟良久聞樓中珮環聲璆然師瞥下樓掃室焚
香布坐尋羣真入咸輕颺雀躍而獨有緩步相次入
者則蘇元君朱真君也師叩首階下已微語語不可
得聞而諸真衣有紫者綠者碧者青者古色者白者

獨元君真君施錦文帶高過領緣兩肩而下盤要至
足其文非綺非繡燦爛五色不可名狀元君真君每
出入故緩若使學士識之而領以上則擁於袖不獲
面以為恨將行呼法水灑四壁黑者獨受水不下如
點漆光豔可鑒俄而羣真去其留壁者學士舐之甘
於飴清冷於露以指承之則純白乃詫謂師此不可
使我分一杯而忍弃之璧乎師笑曰未易也後固不
乏父供而是時師要世貞上誓帛則上誓帛其文在

仙傳卷八
師所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可憐也為日使之
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貞偕學士見見狀及
灑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卻通門隙作洪語曰不要
悔不要悔蓋羣真別而門成世貞入叩首庭中師成
一扉曰王君爾聞真君之誨乎哉世貞復再拜乃少
與談化事及以龕見托語畢出蓋世貞始獲謁師其
脣朱獨貌黃金色稍澹不盡如學士紀又月餘余弟
世懋婦自覲以戲白願共灑掃役師報許止何謁辭

師適曹仙真與周仙姊至而示衣裾焉自後祚數歲
閉當歲時學士輒從門隙窺往見彩服或微露手
指白於玉凡列真至則必有金鐺聲獨元君真君二
聖至則玉珮聲璫聲急而高詢然珮聲和而清冷
冷蕭然又時雜咲語或作嘖唄或歌步虛天裊出
出空際而下然驟聽之則絕細不易辨也吳泚人偶
過與學士偕聞天樂叩首乞一言忽有片紙飄下得
二行字云造化本無工衆生自造化吳泚人跪藏之

書中樂器有留於樓者學士得隔櫺捫揣之或為螺
或似箏為洞簫而皆堅滑如玉石一日謂學士聞王
子所有佛道兩藏經可以十之一二來欲閱之經至
度之樓上下而羣真來則與師皆散閱有所解則取
吳箋以丹砂石青金粉標其略自二字至八字散置
帙中學士間從一寓目詫以為驚竒而衡遂戡身竊
讀之會有家宴諸姑姊入略取視亦不曉所謂甫出
而經之有標者數百卷皆失之學士憂叵測世貞亦

皇恐請罪師報曰而何罪彼有所以致者雖然亦終
為而物耳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僻
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翼之冀
它日得謝喧以老師許之曰吾統而龕歸於是因署
其榜曰曇陽恬憺觀恬憺者師所繇成道指也署書
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為天下冠
其祠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司仙籍
者也稍次而南者左即蘇元君上師也右即朱真君

本師也西嚮而首者即偶靈嬰導師也東嚮而首者
純陽呂公次西嚮者許鄭謝三公常與師談道者也
次東嚮者崔周鄒三仙姊師所旦夕麗澤者也一名
號位次皆裁自師手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臥未起
師忽盛服冠玉佩劍揮塵侍於牀時所歷門距樓凡
七扃鑰猶故學士驚叩之師笑不答第云導我至大
父母所當有一至則先拜大父母已拜父母已拜家
廟行告祝禮封公怪詩曰何謂也師曰幸而道有成

聊以謝天地宗祠祖父母諸尊耳於是姑姊妹與家
親衆悉集乃復請於封公曰嚮者未敢言今願得一
至徐郎墓而酹焉封公嘆喏未許師跪移時不肯起
學士從傍吏之乃許因密問師曰時至乎曰未也俟
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約謁觀世
音大士大士召至榻前諭之曰汝冥心契道不負吾
解脫良哉母久戀塵世也蓋是時諸真畢集矣已而
謁元君真君於集道宮集道宮者即十真所怕會崔

仙妃司鑰焉而了不知何地四周皆雲氣環之上不
覩日月而恒有光如晝其地無甃砌色正白潔潤不
容唾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糾錯可愛師既
謁謝款語移日惟時呼天酒進之天酒亦曰天漿
甘芳清滑不可名狀疑即前所用灑壁者也是日以
靈蛇見靈蛇者師前是神返而識之攜以歸置樓之
下室空書櫃中家人乍見怪之蛇馴伏不動而傍有
片紙朱篆乃弗敢煞以告師師曰毋庸也是雖業蟲

而識不昧至是攜謁集道宮叩首階下真君錫之名
曰護龍而謂師可善度之異日法門力不淺師歸蛇
復從而歸馴伏如故家人大小前狎蛇蛇亦伏師乃
謂學士其伏者自為我耳性頗厲且嫉惡母若狎者
何於是謀置之新觀時觀猶未竝功中道蛇忽躍去
不可即三夕復伏師前師咲曰孰謂此蠢然而急於
道乃不人若耶觀隘繁役者吾慮不及此乃籠而致
之弇州園時世貞已浴罷裹幘出見謂曰若既受師

戒當皈正道護大法吾與交相勵可也蛇噴、應者
再復籠而致之水洞五鼓跡之不得矣六月朔真君
之使來師以啟金母請見次日早使來致金母命俟
異日師忽忽不樂日下春復有後命許以三日見而
世貞亦微聞師非久祭徐氏墓祭必以便道過謁觀
而後發觀甫成擬以月之四日奉大士金母元君真
君主祀而師已發不及聞師之集道宮所謁真君畢
乃以三日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白雲瀾瀾五

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大約如集道
宮而過之以為瑤池則似近豈其行宮也耶師待命
久不得報傍徨於關門外者越宿踰日而真君至乃
與羣真入師亦遂入真君前為師叙致始末師伏謁
如禮金母降色慰勞曰子良苦何修而遂證此道也
師起立羣真後觀金母狀貌非常端美然齒頰亦不
卑而左右列女真數百人其傍侍女真亦數百人交
相賀曰益一仙侶矣亦有舉手賀師者真君之前謁

金母金母為起語師聽之聞若有及學士與世貞名而弗甚悉它亦多秘弗傳左班之首曰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曰南真魏夫人師故所崇奉者乃前禮夫人問何以見禮曰慕天真道久矣夫人莞然曰道固有勝我者其接師溫甚尋金母駕起云報謁真君於集道宮羣真後其下體皆五色雲擁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之達宮所坐定師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已天衣一襲賜師衣如綾錦而不見鍼線

跡服之則緊束稱體且曰以禦寒暑也及賜金鐲二色紫磨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鐲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詳且曰今日早主入觀乎學士曰然師咲曰可矣而有未盡也兒以晡謁金母而仙姊從後來謂曰吾觀主之入觀而二弟子不手捧也學士大驚曰主臣有之為工先入之而不及捧也然則頃刻萬里矣師又言見金母謁大士甚恭大士為起延坐接膝語咲款、真君與元君班皆首其謁金母坐大

士不坐云金母亦十地菩薩化也或以為文殊又云
嘗見一大比丘金色而天真僧道救者數百千皆頓
首不敢仰視或以為釋迦世尊皆學士聞之師而不
能悉何時與何地也至十日師謂學士可戒舟矣尋
具服服如前其拜大父母父母亦如前封公復怪問
曰嚮者以道成謝今胡謝也苟以謁徐墓辭徐墓往
返不再舍胡辭也學士曰女子不輕出出或繁禮示
鄭重耳十一日四鼓具縞素服御冠劔畢而真君與

諸真來送曰吾不復能就野次候若遠者可三月別
師再拜嗚咽而學士與子衡宿樓傍室覺異香及履
聲發俯伏候之師傅真君命召學士父子且致慰勉
忽傳呼曰看光未畢語而樓中通明如晝衡不覺失
聲曰大奇死可矣光遂滅珮環音亦漸高師乃乘竹
兜子抵觀於諸真前行禮其自鄭崔而下禮如兄弟
禮關將軍像如客而世貞與僧無心有始面謁以弟
子接聲歎無心有者即隆魁也師為易今名以示誨

遂與學士導至舟中它舟焚香問訊者不絕日旰抵
直塘謁徐墓具蔬饌為祭出袖中朱符焚於爐前後
行八拜禮已命弟衡誦祝文文凡上下篇皆古篆不
可讀遂焚之立而四睇者食頃謂學士為我屏觀者
觀者且百千人不可屏則又謂墓可宿乎曰榛莽未
除別也其傍有享室可憇乎則導之墓左享室入指
庭之東北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氈據地而
坐當是時吳淞人與朱淞人諸姑姊咸在或環之泣

或挽之使歸皆不動第云吾嚮者欲死而不得死今
者欲宿墓而又不可宿即勉不死而宿此非志矣而
何令我婦也則台世貞曰為我辭於家大人學士乃
又前謬屈師指而曰嗟乎吾女之為徐郎亦足矣今
既已成道而猶區區守匹婦諒為太過行是不名障
即愛緣耳何所稱道哉師太息曰父亦為是言乎兒
稚不學問徒以此一念為上真所憫錄幸而偶有成
而遽弁髦之則自食也且父所云太過者不則中庸

化婦人卷八
乎哉夫詭跡遷就而託以為圓通者父所夙惡也今
乃舉以教兒何也學士乃謂世貞曰其言直奪之不
祥師自是止宿一壇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蓋覆時
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風露較納羣噪之撫而咲
曰吾不受若噪者五載矣驟兩庭中潦幾尺許請徒
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噪與
暑雨侵乎師曰使我不受噪與暑雨侵者何名苦願
也學士意不忍持之泣曰柰何而神尚不離色身而

摧剥之若是不虞病乎曰兒愧不能死死可也而暇
病之虞師少不暫於貌既辟食則漸暫而中以鍊形
稍示瘠而黃其久暴風日中玉色益明瑩眉目益森
秀而頰微豐肌體若凝脂學士每謂師體恒有異香
雖梅檀沈腦不過也而其氣乃微類松栢者時男婦
狂走來請謁師一切謝絕之久而不能已於中表女
戚則稍見其重者尋歎曰此非平等法也乃又稍見
其貧嫠者誠者然不能得師語間得一二語則中其

宿癖愧心往、自誓請洗改而他祈福利蠅集鼯噪
示之微咲而已其善根以大小受予或香銀牌或塵
拂以至栢枝棊有病而乞栢枝葉煮水飲者輒愈則
謂師能愈病師曰吾豈巫尪醫跗耶時學士猶苦疔
師指謂吾有術而不先起吾父何也師以久次外家
屬有不便者且謂學士名高人或藉以蟻之為不利
官相率毀師謂漸復食而謬憂其不能化去冀以搖
封公意而學士聞之恚甚師譬解曰仲尼聖人公伯

寮猶毀之大人恚毀者徒自苦不能使毀者苦而何
刺促校計也八月望之前五夕忽以朱篆數字屬學
士過我弇園而呼前蛇曰護龍護龍汝師且化矣可
速來則復以籠寘水洞次日探之無少踪也相與惘
然曰是奚在且彼寧何渠能識古篆更二日而世貞
造徐墓學士迎謂師有言蛇許我十五日早來三鼓
大風雨異香發隱、聞鏗梵聲蛇至矣其始僅五尺
餘至是可八尺圍亦倍於初師握之出蜿蜒庭中殊

自媿快也第目睛藍白無黑珠封公驟見之曰蛇乃
瞽者何也次日忽易白而青珠瞭然矣日馴伏如禪
定者且不飲食亡何師以諸真之所標註經箋來蓋
師之發家未三日而諸經之失者忽復在凡學士以
報我矣至是云復得之上真世貞不勝喜躬視裝成
冊韜以古錦師聞而取視曰吾且以自隨終而物也
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禪者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
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而不知而儒者化夫乘

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一也衡以語學士知有日
矣九月之二日密問學士龕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
乃促載龕而少叅君治柵享室外為蓆屋以待風雨
其又三日即擅所為高坐召世貞等之稱弟子者若
而人女弟子亦若而人以後先見各有誨勵語質明
發八戒以授世貞使張之壁張厚德即摹梓之首愛
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
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過七不蓄彙禁書八

不信師巫外道及黃白男女之事讀者謂其覈而端
樸而要悉而弗苛淺而有深旨蓋生人之大紀備矣
即老氏三寶佛氏五戒胡能險也其日乃見諸薦紳
先生四民緇黃以下至嬾孺可萬餘人明日復倍之
其寂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衡語甚詳唯世貞亦與
焉睨學士夕之忽淚交於睫世貞乃進曰冰所望於
吾師也遂止淚逆收上穆然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
遙拜宗祖畢乃悉拜其大父母父母已北嚮拜曰吾

拜父在金陵也已復拜其族屬之尊者與諸姑姊已
拜其母屬之尊者已拜然議君夫婦已與中外族屬
之敵者交拜乃復進學士再拜之曰吾道賴吾父而
就不敢忘也學士與朱泚人哭失聲夜三鼓謀與學
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中誦佛號者若調糖萬炬晃
朗又時相驚大仙出乃怕首由間道抵墓設祭畢忽
袖刀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脫未
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為我謝叅議君幸啟徐

仙傳卷八
郎之寔而祔之君子謂師之為夫婦綱也蓋三示節
而後成終歸憇享室西耳舍命筆墨作書凡十餘紙
日高猶未竟學士與朱泚人拊門而泣曰期以午且
過而猶刺促人間事若何師聞之曰遲之俟午而後
告我既告午師具浴竟易新衣衣之冠劍塵履如恒
時出復與大父母以下揖而別時已預設几案三南
向拜者四曰以酬天地西向拜者四曰酬吾師朱真
君北向拜者四曰酬吾主却入龕料理所投衣物多

者出之亦有以授大母母者復出龕握劍禹步三周
呼甌水楊枝灑之頤左右取靈蛇則以鐵籠盛蛇寘
龕門左亦以楊枝水灑之撫頂刺刺語若授戒者蛇
亦呀其口以待已閉龕盡解其黃冠八卦衣授封公
以其副授叅議君獨挽左髻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
蓋是時綿竹鄒仙姊來迓故也已西南向揖大母母
及諸女弟子謂大父胡不自媮快謂諸弟子毋退悔
又曰吾左髻曇陽風小仙吾行甚逍遙諸觀者亦羨

之耶則胡不早回首復屬學士與世貞慎啟閉柵口
吾化後母使男嬪得近之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
世歌偈贊凡四紙以授封公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
復命女僮傳語吾曇鸞菩薩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
故轉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手握麈尾端立而瞑聞
淵外哭復張目曰母哀也遂復瞑瞑半時許兩頰氣
蒸蒸微作紅潤色而亦少豐下而方以故貌師者其
居乎與化時少異師所自題有三山眉影珠目虎齒

方唇影珠目者每入定時兩睫以上各有光隱起若
珠其所可彷彿貌者眉耳時午晷垂欲晷二白虹長
亘天額憤觸楊枝水閃々皆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
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二黃蝶自龕所盤旋久之
始去師歌有一雙蝴蝶空栩栩語咸以為茲應也又
踰時且閉龕世貞乃從諸弟子謁辭且泣且自矢而
師手劍忽挺起目微張肩以上隱々動則亡不人人
股栗悚感也退而戲械紙所以訓教勉厲者二百許

言洋洋乎陟降左右矣頃之移龕就視籠中蛇無有也籠口閉如故時柵以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不可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邇進香膜拜日夜纍纍不歇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王子來我欲有所言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皆夢師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而音聲琅然訓勅敦切其所以語世貞者微少於學士然亦骨肉父子不啻也惟云吾道無它奇澹

然而已嚮語若固靈根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得毋遽沾沾喜自以為得則終弗得也吾今長去若矣雖然吾實不去若若與吾父左提右挈以從事大道毋負吾誓不舍吾父與若獨成也問曇鸞菩薩何人師默不應已而曰鄒姊迎我而以真君之命命我言久當自知之又問蛇何適曰鄒姊袖而歸靖廬矣非若曹肉眼所覩也前是學士以師甲戌遇道至道成而拜金母賜日有紀且

衰矣以示師師目而鑄之一日忽焚之學士乃不敢復言至是請曰而固不斬名然柰何竟泯々不一為學人地耶且今人間世務鈞隱弔怪不乏矣彼其逞臆於七寸之管者何限也師頷曰然奚為而可學士曰吾欲自傳之則避親欲王子傳之則避踈親則比踈則寡徵母乃使王子傳之而吾具草可乎師復頷曰然學士泣世貞拜亦泣尋醒而與學士交相質無爽也又踰月而奉龕歸觀之明日世貞與諸弟子過

學士謁師成道處徘徊於庭而得師所鑿井歎曰惟學士與世貞得飲之世懋亦與沾焉而師今何在也詭下汲弟子十餘人人盡一蠶甚甘冽也家人從者就詭口之則餘水濁矣以視井井亦濁於是俱悚息再拜出學士為封井而又旬日偶閱佛藏經得所謂曇鸞大師傳者大師未詳何氏雁門人十四遊五臺金剛窟有靈異感遂祝髮事浮屠注大集經未就屬羸疾乃歎曰欲求道而以危脆之軀承之計不亦左

我於是習養生而聞江南陶隱居先生有仙藥方渡江謁梁武帝於重雲殿機鋒駿發立傾萬乘為傳之陶先生所畫與其方十卷後見三藏菩提流支悟而舍旃遂修西方十六觀精誠之極感異香滿室天樂從西來隱几而化魏宣武異之目之曰神鸞而為立碑紀德淨土文亦紀之夫鸞師化屈指至於師千十七年矣或往或來真不思議界也師生而專凝靜謐外若示不慧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書不盡二卷識

人間字十不能一二而既得度上真一切洞徹六經子史趨走筆舌間無能窺所自它注故兩藏奧義往往超然有獨得者即耆宿摠持弗逮也其持論恒依倫物尤能察人情識常變學士雖冲虛負大人器而剗腸疾惡每自恨不能截汗垢如食在口必吐之師委曲而劑其偏不調不止以故學士每謂世貞毋論大道即事事吾良師友也師之後國子舍而見衡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

曰論語也師曰我固知聖人言它人不辦也又舉中庸語學士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冒天下之道矣試為我草一論毋作朱氏解也學士沮不敢下筆亦不敢重質之至今以為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為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荷擔矣又曰道自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無欲速修者乃真路也自不妄語始者乃真芽也貢高以求異名躡分以示異證沈五欲海而托菩薩行彼哉彼哉學士

嘗後容求道師曰但於十二時檢點身心中過而已學士漫應曰覺未有過在師咲曰此一念即過也學士大愧服而無心有之讀宗鏡錄學士過而拈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令作數百許言以報師咲曰近矣而未也手一札示之大畧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後無相得無相莊嚴皆由無心作心靜神凝自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纔得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

道尚未見性成真無心有得之為汗下決體三日不能寢食里有蕭媪者故上虞丞與成婦年八十矣日杜門誦佛書雖家人輩不知其異一日過師見餐栢枝而咲曰是不食耶何必栢枝食耶何必不栢枝師師遽棄之而呼媪與深語亡何媪以一封囊使遺師師不發曰此別我也尋媪示微疾卒其體柔如兜羅綿而師始發封果別語也後師神遊歸語學士近見蕭媪是猶在修地也而初果證矣師之棲徐墓時薦

紳先生慕從者投戩於學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為從更師度不容已則察其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鳥號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上才學道心欲澹欲死欲愚夫道者知學絕學善用無為以誠而入以默而守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母未生前遺下玄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覓示瞿太學汝稷云心死欲生

仙傳卷八
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古人千篇文字今
人證在何處示屠青浦云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
道多聞道之所不棄亦道之所不載智者不自知知
之不言言之不文即此道機也示沈修撰懋學云人
道修身聖道修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為運用以用情
不用為修持凡好名好事交際往來分別是非一切
種種摠持善趣亦屬塵緣示張貢士厚德云欲了生
死先了此心無欲無為即心即道示張茂才定安云

太上無生次達生次貴生次伐生而最後貽書別家
弟憲副世懋竅詳其大要謂道色天地離有無不出
澹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
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志凝慮以待機緣之至向人
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光混俗而內念凜、
常如帝師對面乃真學道者也又云吾行之後為官
求道俱不可着一分濃豔氣嗚呼知言哉是數君子
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其齒即最少亦視師倍

皆壯面順風而稱天師千里之內有及弟子籍有不
及者至於今踵叩未既也師初不為書既書而八法
儼然超灑自得時時在山陰永興堂室間至極苦篆
則倉頡以至碧落陽冰近七十體而天圓采陽之類
出是三元八會者不與焉每謂學士兒篆法受之崔
姊然僅一習獨飛白至再習為崔姊所笑世貞故嗜
法書嘗見師篆而悅之頗出篋中佳紙墨求書師既
許而謂學士彼柰何不好字義好字跡不敬心師敬

經師以故世貞不敢數、請而所書金字心經性命
三十二體以貽世貞及如來七十二字陰符諸經留
學士者吾不知三目老翁如何於籀斯大徑庭矣學
士間謂師何所受書與文義所由解師曰此皆妙明
中物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以貫之師所教人習金剛
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為身心要謂叅同悟真
不言黃白男女而諸解者流而為黃白男女以悞世
人故於八戒末志之而不亟、令人受以此

世貞曰余嘗讀真誥觀南嶽紫微諸真兩周還司
揚君者庶幾與師邁埒然彼不晝日見見不令它
人跡之而其語僅口受至揚君乞一真文之書而不
可得乃又塵塵身中事而已於竺乾聖諦了無涉也
禪者言性而不及命玄者言命而不及性儒者言有
而不及無至於末季若讐矣瑣瑣者借世法而符籙
之竊世羸而服食之欲以是超世而垂不朽抑何蠶
管測也淨明依忠孝悟真趣禪那社及中庸見以

為鯖五侯烏雖然猶不能無芥蕙闕也若乃聲歎帝
真蹈籍塵滓光顯博大精微要眇悟性至命並行不
悖如洪河飲如甘露濯方外得之以凋三光方內得
之以維九有則舍我師奚適哉夫鸞師之在因地亦
遼邈矣忽往忽來屈伸臂頃以是知古先生之語毋
誑也不然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胡以降至尊而喋
喋濁世哉學士謂世之操觚翰以求從事師者非鮮
吾紀之十不能一臆也畧矣然而不敢誣也世貞則

曰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陋矣然而不敢飾也夫不敢飾不敢誣以偶有傳而後之志道者縮縮如有循庶可以報師一領也已

書曇陽子傳後

自昔思理淹通之士卮言不乏而神軌之用尠聞薰修冲舉之賢示蹟雖奇而弘闡之宗未妙專門者闕和會之旨汎覽者遠徹悟之途然而飾情綺語文士或騁其形容選勝法門異域猶疑於影響是以六合之外千載以來每謂空談未究實境若我曇陽大師通極性命會三教精證印聖師為五陵主豈非參同妙徹光大幽深我震旦之至盛至

盛者歟世懋久溺迷途早涉衰境述職之日病幾
不生頗感異夢雅志玄宗歸而遇我師接引許以
掃除尋捧檄豫章絕跡函丈遂不及於涅槃之會
我師至仁無相不棄衆生諄付遺言挽之異趣歸
自体沐獲奉靈蹤屬家兄元美以元馭太史之述
草師全傳萬五千言爰命世懋書而鈔梓欣然執
役不日成書是編也出或恐四方之士疑於左氏
於戲我師妙理六通神變萬出即家人父子摠持

之力維艱習氣文人潤色之功安措但虞掛漏寧
患浮誇矧夫天真地重妄語戒嚴惴惴門士而欲
加賞一辭寧惟力所不能抑亦澹所不敢至乃居
士緇流涉獵內典覩斯靈異未生信心或認楞嚴
想陰之旨妄臆飛精十種之魔懋雖寡聞請畢其
說夫天魔附口始候貪求媠欲潛行終毀儀律夫
然故魔足虞也若使初發神通終無毀破何聖魔
之可別乎故知涅槃之智無餘金剛之體不壞惟

其真而已矣凡我在會勝流以及十方同志若能
破想陰之解祛寓言之感伸其咕嗶見之羨墻即
心即道又何必印可師門而後稱上首哉

瑯邪王世懋



